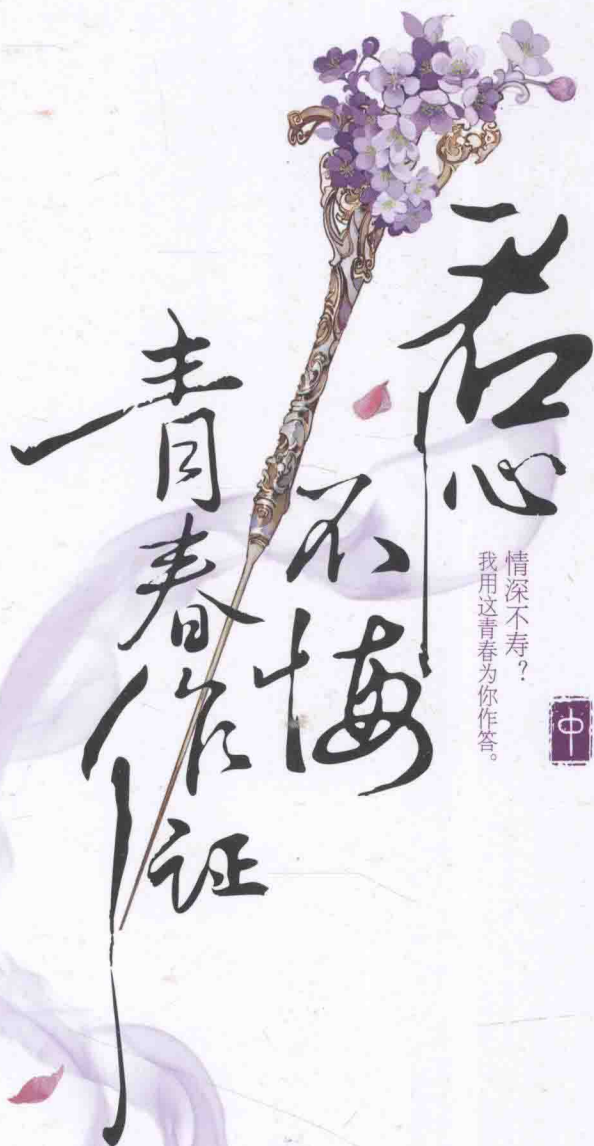


忆冷香

作品
YILENGXIANG
WORKS

洞房花烛小登科。
她沾了爷爷的光，成了一字并肩王府唯一的嫡女，荣封护国公主。
他跟随她的爷爷，出生入死，破匈奴夺青城凯旋而归。

“我们家选婿的标准就是这三十二条！”
不用看了。我都能做到。此生我非她不娶！”



情深不寿？
我用这青春为你作答。



青春作伴
老不悔

忆冷香

作品

YILENGXIANG
WORKS

中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第七章 刁蛮病皇子入住侯府

狄家人从狄玉杰嘴里得知此事后，除去一家之主的狄江，均是无比震惊。

“先生行事，雷厉风行，实是叫人敬佩。”狄江知道李炳会反击湘江寺，但未料到是这样大的手笔。

他立刻派出两个贴身奴仆骑马去潭州城府的城门看告示。

半个时辰后两名奴仆返回禀报，将告示内容一字不差地背出，又转述大街小巷老百姓的议论：

“湖南王在开朝得势时，鱼肉百姓，搜刮民脂民膏，欺男霸女，无恶不作，潭州百姓个个都恨他。”

“湘江寺将百姓捐的香火银钱及朝廷所赐良田产的粮食源源不断地送给湖南王，足足养了几千军队十几年。”

“百姓们都说方丈落此下场是咎由自取，湘江寺定有许多僧人知道此事，寺院被封已是轻的，应该将他们流放到北地。”

狄玉杰冷哼道：“湘江寺连给佃农修房子的银钱都没有，归属寺院的山林，十几年来发生了几次泥石流，将佃农住的房屋淹没，死了几十个佃农。湘江寺香火旺，银钱竟是支援了开朝的湖南王军队。”

之前他给何冬的密信里曾提到过此事，何冬让他不要深查，他就猜到其中隐藏着天大的秘密，会让他身陷险境。

狄江缓缓道：“再有几日就过年，湖南道绝对不能大乱。先生发了告示并张贴方丈与湖南王勾结谋反的信件，罪证确凿，如此才能阻止成千上万的香客新年从各地赶到湘江寺上香，杜绝香客不满引发骚乱。”

一日之后，湘江寺主管财物粮食的十二名僧人及方丈与湖南王勾结信件里提到的二十三名僧人在牢里认罪，证词仍是拓印出来贴在湖南道官府告示栏里示众。

湘江寺反叛朝廷罪证如山不容抵赖，许多香客对佛教的态度瞬间转变，湖南道佛教分部的人束手无策。

就在这个时候，侯府的下人开始忙碌起来，眼瞅着就要过年，这是李家在潭州府的第一个年，以前的旧相识、如今的新朋友，各种人情，方方面面都要顾全到。

贺氏已经忙得连着两晚睡不着觉，胃口锐减，便是如此，管着整个府也未曾出过半点差错。

李老实在潭州书院的差事也一样忙碌，学院要给护军、留守的博士、师长备年礼，还要给一年来给予书院支持的人送去年礼感谢。他虽不亲自去采购，但是要核查每批物品的价格。

贺氏派李去病去各府送年礼，李云霄去曲家村送年礼，李晶晶自是被派去潭州国公府。

秦跃粗声粗气地道：“我的晶娘，你姨见着你笑容都多了。今晚上你在府里住下，陪你姨说说话。”

李晶晶仰视着小山一样的秦跃，眨眨眼道：“姨父，你好像又胖了啊。”

秦跃咧嘴大笑，露出与肤色截然不同的两排雪白的牙齿，道：“这些天我忙着府里的事，愁得我胃口都比以前大了，这就吃胖了。”

李晶晶惊赞道：“姨父管着整个潭州国公府的事啊，真是好厉害。”

“你别听他吹牛了。”贺慧淑端坐于座椅，莞尔道，“他让你业哥哥管着。”

往年年前府里的事繁多而杂，光是给长安国公府的一大堆亲人备礼，就得费一番心思。

今年自从她怀了身孕，秦跃就主动把管家的事揽过来。秦跃哪有管家的经验，每次下了命令，管家及管事婆子当时应下，回头觉得不妥之处还得去问她。

如今年礼的事实是在太多，管家及管事婆子不能老去问她，就改成问秦敏业。

“我们父子谁管着都一样。”秦跃不好意思地憨笑几声。

贺氏派人给府里的二百户军奴送去二十头猪过年吃，十户分吃一头猪，一户能得个十几斤猪肉。

腊月二十六，李炳派何敬焱任监斩官，曲快手任副监斩官，在湘江乱石滩将三十九名僧人斩首。

围观的百姓当中有十几名香客情绪激动，竟是叫嚷着冲进禁区要闹法场，全部被虎奔军抓了起来。

何敬焱行刑之后，派将士把十几名香客捆了押到潭州府官府告示栏前，让他们之中认字的人将贴在墙上拓印的证词大声念出来。

十几名香客已经知道证词的内容，然内心笃信佛教，又受居心叵测之人的挑拨，钻了牛角尖，始终认为方丈与三十九名僧人不该死。

“师父嘱咐我，不能对香客动刑，也不能将香客下狱。”何敬焱派亲兵将此事火速报

给李炳。

“这些人顽固不化，需知闹法场便是死罪，没有当场斩首已是网开一面。”李炳目射寒光，挥手道，“既然他们口口声声说一心向佛，那全家人都入佛教去，五年不得还俗，还俗之后十五年不得参加科考，不得任官职，所有家财捐给湘江寺的佃农。”

当日，十几名香客便被虎奔军脱了外袍，换上了僧衣，送往北地的寺院。

这些香客都是富贵人家出身，身份是开朝的官员或者县镇富商。

郝业派官兵抄了他们的家，让他们的家人全部换上僧衣，而后送往北地寺院。

此事传开，那些要联名为湘江寺僧人告御状的香客的家人们吓坏了，赶紧劝香客不要管湘江寺的事以免牵累全家，实在说不过的，就直接把他们关起来，或是送到外地去。

腊月二十八，长安白云观观主的手令由六名武道士护送至清云观。

手令内容：调清云观观主广宣子回白云观，提子静道姑为清云观观主。提太清观观主石通为清云观副观主，调太清观广明子至清云观任大药师。

“贫道贺喜师妹高升！”广宣子望着子静皮笑肉不笑。

他与子静素来不合，此次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免了观主之位，而子静升为观主，他心里能高兴才怪。

子静目光坦然，道：“你返回总部也是高升，同喜。”

“广宣子，你这就收拾行李跟我们返回长安。”白云观来的六名武道士为首的这位道士辈分很高，广宣子与子静得称他为师叔。

他的武功更是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三个广宣子也不是他对手。

广宣子都来不及跟亲信告别，就被六名武道士带出了清云观，马不停蹄地赶路。

十日后广宣子到了白云观，竟是被观主打发至偏远西地一个不到三十人的道观当观主。

过了许多年，广宣子才无意中得知失去清云观观主职位，又被白云观观主厌恶的原因。

原来李炳两次持道教密令调遣清云观道士支援虎奔军，广宣子作为观主怕承担责任，将事情推给子静，子静全部揽下还亲自出马。李炳将此事写信告之白云观观主。

广宣子自然未料到李炳是这样神通广大的人物，不仅在朝堂上深得皇帝何冬的信任，而且在道教也有白云观主的鼎力支持。这些都是后话。

且说湖南道几十天之内连着经历几场动荡，年前潭州府的一些老百姓竟是自发地给侯府、都督府、军营送去年礼。

“开朝湖南王与本朝的贪官污吏斩得好！”

“若不是侯爷查出湘江寺与湖南王勾结，镇里今年还要收我家的银钱给湘江寺捐香火钱呢。”

这倒是出乎李炳、郝业、何敬焱的意料。

老百姓送来的年礼倒不是什么贵重的礼物，难得的是这份心意。

侯府及都督府都令门房记下送年礼的百姓的姓名住址，派人买了点心等吃食送了过去，博了亲民的好名声。

到了腊月三十，自长安皇宫长途跋涉来的太监来到侯府宣读圣旨，何冬册封李云青为正六品上昭武校尉，褒奖了何敬焱助李炳斩贪官杀湖南王有功。

太监自侯府出来，就去了都督府，传何冬口谕，褒奖郝业上任都督官职之后兢兢业业做事。

郝业跪地谢恩，热泪盈眶道：“陛下竟是未追究老臣任职期间未发现湘江寺勾结湖南王军队的责任。”

太监倒是没有隐瞒，低声道：“李太师给陛下的信里替您说了话，佛教势力庞大，湘江寺做得十分隐秘，您不知晓是常情。”

郝业心里越发地感激李炳。

太监最后去了曲快手家宣读圣旨，何冬亲自册封曲快手为从六品下振威副尉，赐邓氏龙凤金镯一对。

曲家人个个喜不自禁，待太监走了，曲多激动不已，差点像个孩子似的蹦起来，他高声道：“爷爷，你连升四级，已是六品武官。”

曲长久盯着曲快手双手捧着的明黄圣旨，欣喜若狂，叫道：“爹，您的官职是陛下亲自册封的，比上次只发个官职任命书荣耀百倍。”

曲快手沉浸在喜悦之中，太监阴阳怪气念圣旨的声音对于他来说是无比的悦耳动听，他已经铭记于心，此生都不会忘记。

邓氏双手颤抖地打开装着龙凤金镯的锦盒，欢喜得热泪盈眶，失声道：“这是陛下赐给我的首饰。”

小邓氏羡慕地瞧着锦盒里雕刻着龙凤图案的赤金镯子，赞叹道：“奶奶，你真是太有福了。”

邓氏一时高兴得找不到北，笑道：“这副赤金镯子以后留给你。”

小邓氏的眼睛一下子亮了，欣喜万分。

“我们曲家祖坟真是冒青烟，短短几十天内我就当了六品武官。我能有今日多亏了妹妹、妹夫。”曲快手赶紧派奴仆去李家报喜。

奴仆返回后先是说了李云青被册封官职的喜事，又道：“侯府的老老爷及老老夫人明个来给咱们府拜年，说是有件大喜事要当面说。”

同一时刻，府内外张灯结彩准备吃年夜饭的李家正门来了一辆双马深蓝色马车。

马车旁边站着两男一女，头发灰白，拥有谪仙之姿，穿着青袍的正是白云观的首席大药师元洪子。

穿着铁锈红色长裙，满头银丝，容貌清秀，面露疲惫之色的女子是当今皇后的师父医神丁素然。

站在两人中间的是一名身着蓝袍的男子，鹤发童颜，容貌普通，但气质仿佛与天地合

为一体，这便是与李晶晶首次见面的师父药神赤灵子。

丁素然与赤灵子都是在开朝就闻名天下的医药界大人物。

丁素然出身名门，身份是庶女，因医术高明，订了一门好亲事，成亲没多久，因公公犯了重罪，导致全家被抄，所有人流放南部蛮地。

她被家族救出来，没过一年再嫁，第二任夫君是个将军，在北地跟匈奴打仗，开始传回来的消息是战死，她为第二任夫君守了九年寡，以为此生就这样了，岂料她的病人报信，说是她的第二任夫君根本没有战死，而是延误战机打了败仗，家族怕他被朝廷降罪牵连全族，就让他隐名埋姓躲起来，给他另娶了妻子。

全府的人只瞒着她一个人，眼睁睁地看着她守寡，长辈也不开口放她离开。

她气恼至极，本想一纸诉状告了婆家，后来到底心肠善良没有这么做，放过了婆家。

岂料婆家怕她把事情捅出去，派奴婢在她睡梦时把她掐死，她用银针扎奴婢重穴，把奴婢扎晕，而后买通门奴逃跑了。

她刚回到娘家，婆家的人就追过来，诬陷她跟门奴私通。

她怒火冲天去官府告了婆家。

婆家因为此事倒了，她的第二任夫君被朝廷砍了脑袋，可是她的名声彻底毁了，被娘家除名。

她在人生最失意时入了道观，遇到了风云人物药神赤灵子。

赤灵子幼年出身贫困农家，少年因制药成名，仍是回老家跟爹娘定的原配妻子成亲。

当时赤灵子已有五十岁，原配妻子过世十二年，膝下有一个女儿，已经外嫁。

追随他的有大医师两人、医师五人，丁素然成为第六位医师。

赤灵子性格温和，时常开解丁素然，久而久之，两人产生了感情，结为道侣。

丁素然为赤灵子生了一个儿子，不幸的是儿子在十六岁那年采药时落悬崖摔死。

两人老年失子，无比悲痛，互相安慰度过几年，心思完全想开了，没有儿女有徒弟也是一样。

如今两人成亲已近八十年，经历了许多风雨，虽不是原配夫妻，然感情极好，比亲人还亲。

“弟子见过恩师！”李晶晶扑通跪在赤灵子身前，正要磕头，就被老人双手扶了起来，他目光慈祥，道：“我这个师父当得不称职，没有教过你一天药术，你快起来吧。”

“师母好！”李晶晶抬头打量便宜师父师母，若是论相貌，便宜师父配不上师母呢。

她赚的几十万两银钱都是靠着师母长安的医药铺。

丁素然俯视李晶晶，面色凝重微点头，嘴唇紧闭。

李炳穿着紫袍，脸上肌肤已经痊愈，肤如白玉，由内至外散发着晶莹光芒，桃花眼目光深邃，似能看透人心。他昂首挺胸，气质儒雅大气，便是在几百人的人群里也能立刻被人发现。他朝三人拱手道：“一路辛苦，快请进院子先喝杯热茶歇息。”

他是李晶晶的爷爷，按着辈分比赤灵子、丁素然高一辈，比元洪子高两辈，不过年龄

上比他们小多了，是以仍以同辈相称。

曲氏等人纷纷向三人见礼。

赤灵子肃容道：“侯爷，我们此行来带着一个小孩子，他身子有些不适，在路上断断续续地发热。”

李炳突然间插话道：“既然他是你们二老的外孙子，那就不是外人，坐了十几日的马车，大人都受不了，何况一个病着的小孩子，快把他抱出来送进院子的客房里躺着。”

赤灵子连忙点头道：“好。”

贺氏敏感地望了李炳一眼。

李晶晶心说：难怪医神师母一直不高兴。她蹙眉道：“小孩子不能总发烧，发烧伤身体本质。”

丁素然长叹一声终于开口道：“是。”

元洪子将李晶晶放下，上前把马车车帘打开，从里面走下来一个双手抱着小童，穿着藏青色袍子，容貌俊秀，白面无须，神情焦虑的青年男子。

小童戴着白狐狸皮毛帽子，穿着宝蓝色云锦长袍，看体型瘦弱矮小，顶多四五岁，他正睡着，脸埋在青年男子的怀里瞧不清模样。

赤灵子指着青年男子跟李家人道：“他叫林海，是我外孙子家的奴仆。”

贺氏打量林海，见他无须没有喉结，知他是个太监，心里隐约猜到小童的身份，没想到小童来得这么快。

曲氏热心地道：“院子外头多凉，快抱着孩子进客房去。”

林海低着脑袋不吭声，双手抱着小童，由李老实带路穿过走廊去了第二进院子。

李晶晶见丁素然目光始终不离小童，便道：“师母，我去瞧瞧小师侄，好不好？”

丁素然连忙点头，牵着李晶晶的手朝第二进院子快步走去。赤灵子、元洪子立即跟上去。

宽敞且温暖如春的客房里，摆设着清一色的红木家具，雕着吉祥图案的大木床上铺着崭新的被褥，雪白的墙壁空荡荡的，未挂任何字画，角落里置着一扇红木屏风，红漆马桶就放在屏风后头。

小童由林海抱着，刚进了客房便睁开眼睛，急道：“我要出恭。”

原来他一直都醒着，只是不想跟陌生人打招呼，索性装睡。

林海见把小童憋着了，满脸愧疚，忙抱着他去了屏风后面。

李晶晶听到小童的说话声，就觉得他是个非常敏感的孩子，便站在门外未进去。

小童解了大手畅快了，嚷道：“我要用饭！”

李家的一个右脚跛了的中年奴仆得了李炳的吩咐，蹑手蹑脚地进去，目不斜视地去提马桶。

小童指着这个中年奴仆道：“你以后侍候我。”

中年奴仆头都未抬，提着马桶一跛一跛地走出房间。

小童气呼呼地朝中年奴仆的背影叫道：“你吃了熊心豹子胆，竟敢不听我的话？你是听不见的聋子，还是拔了舌头的哑巴？”

李炳望着被林海放在床上的小童，眉头微蹙，道：“他天生聋哑，你喊破嗓子他都听不见。”

小童声音透着浓浓的失望，道：“他竟是个聋哑人。”

赤灵子牵着李晶晶的手走至，朝坐在床边的小童肃容道：“你快躺下，让你师姑给你瞧瞧身子。”

“她这么小，岂能当我师姑？”小童瘦得脸已经脱相，他面容苍白，两只大得吓人的眼睛突然间圆瞪，手指着李晶晶，不可思议地尖叫道：“我从临潼坐马车翻山越岭到潭州，一路上受了那么多罪，差点死了，就是为了让这个臭小娘诊病？！”

“没有你师姑的保命丸，你都到不了潭州。”丁素然秀眉上挑，显然好脾气已经被小童磨光了，叉腰大声吼道，“闭嘴。躺下！”

李晶晶就站在旁边，被一老一小的声音震得耳朵嗡嗡的，却见赤灵子、元洪子面色不变，想来早已习惯。

她心里对李北、吕道明充满了幽怨，怎地不提前告诉她小童脾气这么坏，师母看着恬静，一出声就是暴女。

李晶晶瞧着小童，柔声道：“你来回动，我怎么给你把脉？”

小童见丁素然转身去喝水，瞪眼小声道：“你不懂把脉就直说，别装模作样。”

“你看我年龄小，就小瞧我，对吧？”李晶晶用力把小童瘦得快皮包骨的胳膊按在床上，目光蔑视，挑眉道，“皇后当大医师时才四岁，我过了今个就六岁了。”

“不许提她。”小童另一只手捂住了耳朵，叫道，“她最是虚假，说的话没一句是真的。”

“把他裤子脱了，让我看看他的腿。”李晶晶心里更加确定了小童的身份。

林海没有小童的吩咐不敢上前，站在一旁目光在李晶晶与小童身上来回打转。

小童发出受伤小兽般的嘶叫，手紧紧抓着被子，大声嚷道：“不许脱我的裤子……”

“你以为穿着裤子，我就看不出你双腿肌肉萎缩，腿只有寻常细伢子的六成粗？”李晶晶已经给小童把过脉，实在是好奇他明明重病在身，十分虚弱，怎么有这么大的精神头喊叫。

赤灵子望向元洪子，不温不火地道：“把扬郎的裤子脱了，让他小师姑瞧瞧。”

李晶晶正要开口说话，小童突然间眼射凶光，猛地从被子里窜出来扑向她，双手朝她脖子掐去。

李炳一直关注着李晶晶与小童，见状一个箭步上前，一把抓住了小童的右臂，直接把他从被子里提了出来，喝道：“瞧不出你竟是个阴狠的，性子一点都不像你爹娘。”

李晶晶慌乱中身体往后仰去，若不是元洪子手快俯身扶住，她差点一屁股坐倒在地。

小童咬牙切齿地盯着李晶晶，威胁道：“谁要看我的腿，我就杀了谁！”

李晶晶鬓上的一根短金钗掉地，她狼狈地捡起原自插回去，站直后气坏了，不甘示弱地大声道：“等你没命了，躺在棺材里，想让我看你的腿，我都懒得看。”

丁素然扭头见小童瞬间泪流满面，火气也消了一半去，大声嗔怪道：“男儿有泪不轻弹，哭什么？”

小童哽咽道：“姥姥，她实在太可气太可恨了。”

李炳松手，望着李晶晶无可奈何地摇头，柔声道：“晶娘，他是个患者，你是他师姑，且让着他些。”

小童双腿无法站立，趴在床上，双手紧紧握住浅紫色的绸缎被面，哽咽道：“她竟敢咒我死，我要诛她九族。”

“等你身体好了，长大后坐上那个位置，再说这话，我才会害怕。”李晶晶瞧见小童露在里衣外的脖颈肌肤上一片红色的针点，语气不由得缓和些，她心道：这只是个长期被疾病折磨又缺失父爱母爱心理有问题的孩子，我跟他计较什么。

“你小师姑已猜出你的身份，你稳重些，莫给皇室丢脸。”赤灵子上前来，把目光震惊的小童抱在怀里，将他的里裤往上拉，露出两条肤色呈不健康白、遍布针眼大红色小点的小腿。

李晶晶有李炳在旁边守护，倒是不怕小童再次偷袭，她走过来仔细瞧看他的小腿，正要伸手去按他腿上的肌肤，听到门开了，抬头见是面色复杂的何敬焱进来了。

何敬焱磁性的声音里带着几分喜悦，朗声道：“义扬弟，我是你焱哥哥。”

他细瞧小童体型竟跟三年前一样没有成长，腿竟是比胳膊还要细，目光多了几丝怜悯心疼。

小童抬头盯着何敬焱，众人以为他陷入回忆，岂料他猛地扑向前，抬起右手扇向李晶晶肌肤似雪漂亮的小脸蛋。

何敬焱叫道：“不可！”

李炳探手握住小童的右臂，喝道：“你扇她一下，我扇你十下！”

小童瞪视李炳，手指着脸，大声道：“你这就扇十下，你扇完了，我就扇她一下。”

李炳嘴角上扬，似笑非笑道：“你小子够狠，只是太蠢。”

小童不服气地道：“我才不蠢！”

李炳冷声道：“自损一千，伤敌一百。你不是蠢是什么？”

李晶晶原本用手按小童腿的动作改为拧。

小童忍不住叫道：“哎哟，臭小娘，你要拧死我！”

李晶晶不理睬小童，自语道：“小腿肌肉六成萎缩，好在还有知觉。”

丁素然已经顾不得生小童的气，焦急地问道：“他的腿病，你可有药治好？”

小童蔑视地瞧着李晶晶，嘀咕道：“多少大医师、大药师瞧过我的腿，都没有丝毫办法，她有药才怪。”

李晶晶懒得理会小童，仰视丁素然，缓缓道：“他患的病叫小儿麻痹症，所用的药有

好几种，我需要三天时间配制。”

小童惊诧道：“臭小娘，你还真有药？”

丁素然喜出望外，激动地望向赤灵子。

李炳见李晶晶小脸严肃，便知有后话，问道：“晶娘，你往下说。”

李晶晶接着道：“不过眼下我不能给他配制治疗小儿麻痹症的药。”

小童嚷道：“你个臭小娘，就知道你没本事，只会吹牛！”

丁素然气得伸手把小童的嘴巴堵住，怒道：“再对你小师姑无礼，我狠狠打你屁股！”

小童眼睛往下瞅，显然是很怕这招。

李晶晶忍住不笑，缓缓道：“他身上的紫点，是血液病的一种，名叫紫癜，这种病导致他抵抗力极低，稍有不慎就会患上伤寒，身体发热，严重时还会休克。”

丁素然感慨道：“你所说的紫癜症状完全跟义郎发病时的症状一样。”

“晶县主，求您给小人的主子制药。”林海跪下朝李晶晶鸡啄米似的重重磕头。

这几年丁素然夫妻请来几百位大医师到临潼山里给小童瞧病，没有一个似李晶晶这般能说出小童的病状的。

小童急道：“小林子，你是我的人，快起来，别跪她！”

李晶晶不理睬他，仍是跟丁素然道：“师母，我先配制紫癜的药给他吃，等他紫癜的病好了，才能配制小儿麻痹症的药。”

李炳心里同样很急，抢在丁素然前头问道：“制紫癜的药需要多久？”

李晶晶仰着小脑袋，莞尔道：“爷爷，今天年三十啊，我要去吃团圆饭，明个初一制药不吉利，后个初二要去给姨拜年，大后个初三要是天不下雪，没有雪可玩，那就可以制药呗。”

李炳耐心十足地听着。

“事关人命，岂能拖到初三才治病？”丁素然已然急得差点跺脚。

“扬郎刚从北地至此，得先瞧瞧他会不会水土不服，才能给他治血液病。”赤灵子伸手拍拍爱妻的肩膀，让她少安毋躁。

李晶晶小声道：“师父比师母厉害哦。”

丁素然眼睛闭上，伸手扶额，惭愧道：“我是关心则乱，竟忘记水土不服的事。”

何敬焱俯身平视李晶晶，目光期盼，问道：“晶娘，我弟弟吃了你制的药，紫癜多久能痊愈？”

李晶晶道：“他要是不把药吐掉，吃下去七日就能好，以后再也不犯紫癜，也不会传给子孙。”

何敬焱大喜，笑道：“如此甚好！”

林海满脸惊喜，被元洪子扶了起来，又跪下给李晶晶跪头道谢。

小童这回不再出言讥讽李晶晶，只用杀人的目光瞧着她，意思是他要是吃错药死了，

一定拉她陪葬。

赤灵子朗笑几声，喜道：“好，先治好紫癫，再治小儿什么症来着？”

丁素然笑着答道：“小儿麻痹症。”

何敬焱伸手将小童抱起来，发现他分量比李晶晶轻多了，更是比不得小胖子李云霄，心里更加的疼惜，问道：“义扬弟，你可还记得我？”

“不记得。”小童扭过脸去，泪水往下落。

“我上回答应过你，要带你去爬华山，等你病好了就去，如何？”何敬焱伸出粗糙的大手抹掉小童脸上的泪水，柔声道，“你不吭声就是同意。”

小童扑到何敬焱怀里，呜地痛哭出声，叫道：“我的腿好不了，我还会在三年后死去，永远爬不了华山。”

丁素然与赤灵子面面相觑，难怪小童近来脾气越来越差，原来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病情。

何敬焱哄道：“年三十，你莫乱说话。你的身体过了年就会好起来。”

李晶晶突然间笑了，道：“何叔叔，你弟弟得叫我小师妹，那你叫我师妹吗？”

小童急道：“就凭你，还当我师妹？”

“师父、师母、大师兄，你们在这里吃了年夜饭就早点歇息吧。我要走了，明早我跟我二哥一起来给你们拜年。你们准备好压岁钱，一定要双份的哦。”李晶晶把药交给元洪子之后，就跟着李炳去了前院。

狄家人都到了，正跟李家人在大厅里说话，欢声笑语，好不热闹。

狄玉蓉与李去病面对面坐着，有意无意地望对方一眼，又很快地望向别处，只是脸颊都羞红了。

府里的门奴按照潭州风俗，在主子吃年夜饭前放起震耳欲聋的鞭炮。

烟花比爆竹贵得多。

李家以前在曲家村过年，入乡随俗，只买爆竹从未买过烟花。

李云霄这是头一年放烟花。

大概放了一刻钟，何敬焱抱着捂得非常严实只露出一张脱相小脸的小童从客房里走出来。

一众小童除了心不在焉的李晶晶外，心思都放在放烟花上头，又叫又跳无比开心，直到把两筐烟花都放完要准备走了，众人才发现何敬焱抱着一个小孩子站在身后，连忙叫道：“何叔叔。”

小童十分生气被无视了，不屑道：“一群胆小鬼，连烟花都不敢放！”

李云霄走上前，一本正经地道：“小弟弟，我们不是不敢放，是怕手慢腿慢被烟花炸伤啊。”

小童叫道：“你才几岁，叫我小弟弟？”

李云霄并不恼，自豪地道：“再过一个半时辰，我就六岁了，我瞧你跟丰弟弟差不

多，顶多五岁。”

狄丰朝小童做个鬼脸，哈哈笑了几声，大声道：“要不你下地来，咱们比比身高，你要是比我矮，我也叫你小弟弟。”

狄箏拍手笑道：“对啊，今个不比放烟花，比身高啊。”

小童被揭了短，气得身子颤抖，直接将铜制的香瓜大的精制手炉砸向狄丰的脑门。

他自从双腿不能走路，就苦练双手，拉弓射箭、投掷都很准。

这一个手炉要是砸中狄丰脑门，肯定会出血。

狄丰的奴仆吓得脸色瞬间苍白，大过年的小主子受伤见血，他这个贴身奴仆少不了挨板子。

何敬焱右脚飞起，直接将手炉踢落在地，喝道：“义扬，他们不知道你腿有病。你手炉砸出去会伤到狄丰，快跟他道歉！”

小童犹豫了一会儿，架不住何敬焱凌厉的目光注视，只有弱声道：“对不起。”

狄丰往后退一步，嘟着嘴没有吭声。

“对不起。我们不知道你是患者。”李云霄两道粗眉微蹙，扭头问道：“妹妹，他的腿能治好吗？”

李晶晶道：“差不多吧。”

李云霄跟小童招手道：“明个晚上我们仍会放烟花，你要不要一起？”

“小胖子！”小童大声道，“我才不会跟你们这些胆小鬼一起放烟花。”

狄箏急道：“我的两个哥哥才不胆小呢。他们前几天还瞧了被熊拍得浑身是血的患者呢。”

李云霄在狄箏耳边小声道：“箏妹子，你不要跟他生气，他病着呢。我们走吧。”

众小童走了几步，听到何敬焱苦口婆心的声音：“你跟他们比不了个子，可以比学问、弓箭、投掷，为何这般没有气度？”

次日清早，李家狄家在各自的院子里用过早饭，便打发后辈互相拜年。

李晶晶从狄家住的云中院出来，估摸着赤灵子夫妻该洗漱完毕了，就拉着李云霄一起去给他们拜年，还未走到客房，就听到摔盘子声。

“大过年的，就给我吃这些？肯定是李晶晶这个臭小娘的主意。”小童骂骂咧咧地嚷道，“小林子，你去把臭小娘给我叫来，我要骂她一顿。”

“你在我家骂我妹妹？好没道理的事！”李云霄气呼呼地跑到客房门口，用力一脚踹开门。

小童穿着喜庆的红袄，梳着包子头，坐在摆了四五个盘碗的圆桌前，正在往地上摔盘子，瞧到同样穿着红衣的李云霄，惊喜道：“小胖子，你来给我拜年？”

“谁给你拜年啊，你刚才骂我妹妹，我要教训你！”李云霄板着脸冲上去，跳过地上的碎瓷片米粥，上前抓住了小童胸前的衣服，用力来回摇晃，瞪眼大声道，“你就算是患者生着病，也不能骂我妹妹，再骂我就打你。”

小童被摇得头晕目眩，双手死死抓紧李云霄的手腕朝外扳，竟是扳不过去，又惊又怒，失声道：“小胖子，你的手劲真大。”

林海身怀绝世武功，可是不敢对李炳的二孙子李云霄动手，急得满头大汗，叫道：“世子爷，我家主子身子弱，这可使不得。”

李晶晶跑进来，忙拉开李云霄，摇头道：“狗咬人，你是人难道还要咬狗啊？”

“主子，你怎么样？”林海忙将小童的红衣拉平了。

小童等着气息平稳了，气呼呼地瞪了李晶晶一眼，道：“我死不了，小胖子劲真大。”

李晶晶问道：“小林子，我师父、师母、大师兄可起来了？”

林海恭敬地道：“回晶县主的话，他们昨个商议主子的病情到子时才睡，今个还未起来。”

李晶晶忍不住盯着小童，低声喝道：“亏你出身皇室，已经九岁，还这么不晓事。”

李云霄惊讶地张开嘴巴，失声道：“九岁了这么小？”

小童苍白的小脸上一对大眼目光黯淡。

李晶晶训斥道：“我师父、师母、大师兄都是上了百岁的老人，为了你多少天没有睡一个好觉。你大早上起来就砸盘子骂人，要把他们闹醒，你就是这样对待对你好的人？”

小童低头缩着脖子哑口无言。

林海目光里却是闪过一丝惊喜。

他一大早被小童叫起来指使着干活，像个旋转的陀螺一样不停地走动，一口水还没顾得上喝。

他是奴才，这么做是理所应当的，可丁素然、赤灵子年龄过百的老人以前也是这么陪着小童过日子，他早就看不下去了，可是身份卑微，说不得小童。

李晶晶冷声道：“你这种人腿就算好了，心也是坏的。”说完拉着李云霄就往外走。

元洪子换了身蓝袍，精神抖擞，容光焕发，从客房里出来，瞧到站在院子中央穿着红衣蹦蹦跳跳耍龙凤胎，高声道：“来收压岁银钱，先到的多得。”

“大师兄新年好。”李晶晶哪里跑得过天天习武的李云霄，落了后面，故意嘟着嘴。

元洪子拿出两个五两重的金锭，笑道：“师妹，你瞧是一样重的。”

“不对啊。”李晶晶接过金锭，仰着粉嘟嘟可爱的小脸，目光期盼，道，“大师兄，你去年过年没给压岁钱，应该再给我们各一份啊。”

元洪子摊开空着的双手，道：“我从长安出发时，还真带了许多金锭，不巧的是落水里了。”

“妹妹，你的大师兄可真大方，比爷爷奶奶、爹娘、小叔叔、哥哥给得都多啊。”李云霄咯咯笑着，把金锭放进腰带特意系着的大荷包里，拱手鞠躬谢过。

一两金能兑现十两银。

今个李炳、曲氏给了龙凤胎各十两银钱的压岁钱，李老实、贺氏给了八两银钱，李去

病给了六两银钱，李云青给了四两银钱。

李家人加起来都没有元洪子一人给得多。

“我大师兄好不容易来一次，自是要多给些。”李晶晶拉拉元洪子的衣袖，笑眯眯道，“对吧，大师兄？”

“你大师兄我也不富裕。”元洪子摇头。

李晶晶惊讶道：“不会吧？你可是制药粉很厉害的大药师，怎会不富裕？”

元洪子打趣道：“我再厉害，也没有你制的去什么膏厉害，没有你富裕，你说对不对？”

赤灵子丁素然梳洗完毕出了客房，见到元洪子竟是面带慈祥笑容，肩上驮着龙凤胎在院子里疯跑转圈，直接颠覆了他多年来树立的儒雅形象。

小童由小林子背着出了客房，瞧到这一幕，小脸十分落寞。

元洪子多次去临潼看望赤灵子夫妻，有时一住就是两个月，一日三餐都跟小童同吃，却从未这样亲昵地对待小童。

龙凤胎给赤灵子夫妻磕头拜年，各得了十两重的金锭，坐下来陪着他们用了早饭，这才回了前院。

稍后，李家、狄家、何敬焱都过来给三位老人拜年，龙凤胎再次跟来磕头，又跟着狄家三小得了一两重的金锭。

李炳坐在偏厅没瞧到小童，特意跟何敬焱道：“去把扬郎抱过来。”

换成别人去，小童定是不会过来，只有何敬焱去了，才能把他请动。

李炳只留了狄玉杰，他指着小童道：“他就是我之前说过的小郎，名叫慕容扬，今年九岁，识得几个字，不太懂规矩，暂时先做你的记名弟子，日后跟着我家霄郎一起读书。”

李晶晶曾听何义芸说过小童的名字叫何义扬，李炳给他改了名字，随了他母后姓慕容，是不想让太多人知晓他的身份，对他图谋不轨。

何义扬瞪眼道：“他才多大，看的书不见得有我多，岂能做的我先生？”

李云霄立刻站起来，走到狄玉杰跟前，望着何义扬愤愤不平道：“我师父是去年科举的探花，弹得一手好琴，怎么就教不得你？”

何义扬心里这才好受些，仍是嘀咕道：“探花算什么，状元也就那回事。之前姥姥姥爷跟我说好的，由大英雄卧虎先生亲自教我，我这才同意来的潭州，怎么换成了探花？”

李云霄自豪地道：“卧虎先生就是我爷爷。”

何义扬一脸错愕，盯着李炳问道：“你就是以一人之力杀死几万匈奴人的卧虎先生？”

侯府里有三个侯爷，他不知道李炳就是卧虎先生。

李炳目光蔑视，摇头道：“外面的传言你也信。”又高声道，“我可不是一人，我身后有整个定朝。”

何义扬上下打量李炳，惊诧道：“不是说你毁容骨头尽碎成了废人吗？”

“我爷爷的病被我妹妹治好了。”李云霄大声道，“妹妹是我的！”

何义扬连忙望向何敬焱，急得要哭了，抱怨道：“焱哥哥，你怎么不早说他就是卧虎先生？”

“你难道不知先生是我的师父？”何敬焱吃着茶，眼皮都不抬一下，道，“我昨个叫了先生好几次师父，你当时只知道发火，没有留心。”

李晶晶嘲讽道：“就你自损一千伤敌一百的蠢样，还想让我爷爷这样的国士教你？”

狄玉杰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李晶晶就把昨个何义扬两次偷袭她的事说了。

狄玉杰摇头，语言犀利道：“侯爷说话算客气了，他何止不太懂规矩，简直就是心思阴毒不知好歹。”

李炳缓缓道：“他不知好歹是事实，心思阴毒沾点边，好好教导也能扳过来，以后他就劳烦狄探花教导了。”

何冬在信里向李炳推荐何义扬，请李炳收他为徒。

李炳给何冬的回信推荐了狄玉杰，是以让狄玉杰留在侯府。

狄玉杰漫不经心地瞟了何义扬一眼，道：“既然是侯爷开口，那我就收下他。我不用他叫师父，更不用他行拜师礼，省得他日后长大害人，毁了我的名声。”

何义扬到了侯府不到一日，接二连三被人羞辱，气得攥紧拳头，叫道：“小林子，回屋！”

狄玉杰冷声道：“你眼未瞎舌未断，未曾向长辈行礼就离去？”

李晶晶差点拍手叫好。

丁素然直接道：“狄先生，我家的这个小郎被我们宠坏了，他若是不听你的教导，你就直接把他裤子脱了，打他的屁股。”

狄玉杰点头，一本正经地道：“恭敬不如从命。他这么顽劣，一天打十次屁股都不够。”

丁素然一听狄玉杰真的要打，还是打这么多次，不由得又有些后悔刚才说的话。

赤灵子朝丁素然摇头，示意她不要担心。

李云霄咯咯笑着，道：“不听话打屁股，羞。”

众目睽睽之下，何义扬被病痛折磨得脱相的小脸上泛起潮红色，不得不屈服低头，声如蚊呐：“各位长辈，我回屋去了。”

这个小插曲结束后，李炳跟赤灵子夫妻说了李家与狄家近日来的大喜事，当事人李去病羞得低下头。

李家人到了曲家，由李炳亲自跟曲快手说道：“狄探花的家人前几日从蜀地而来，住在我家。我与珠娘瞧着狄探花嫡亲的小妹狄玉蓉是个好的，就为去病向狄家求了亲，狄家同意了，前个已经交换了婚书，把亲事定下来，只等蓉娘成年就去蜀地迎娶。”

曲快手激动不已，瞅着贵公子派头十足的英俊二外甥，喜道：“去病定亲了，女方又是蜀地名门的狄家，实是门好亲事！”

年初三天晴，日落之前，李晶晶提着小篮子去了月静院二进院子。

赤灵子、丁素然、元洪子、何敬焱已在偏厅等候多时。何义扬听到李晶晶的声音，赶紧让林海把他抱过去。

“药制好了。”李晶晶从容地把小篮子里的黑色瓷坛取出放在桌上，又说出了整个药方。

丁素然心生感动，柔声道：“好孩子，药方是你们李家祖传，不要外传。”

李晶晶莞尔，道：“我说了药方，这样某个心胸狭窄的人才会相信我的药里没毒，吃了不会丢掉性命。”

何义扬正要开口还击，赤灵子正色道：“扬郎，我跟你姥姥这就替你试药，三日后我们无事，就给你吃此药。”

李晶晶问道：“师父师母，你们以前总为他试药？”

赤灵子不以为然地点头。

丁素然淡然道：“我与你师父早将生死看淡，试药的事不算什么。”

元洪子抬头道：“师父师母，我跟你们一直试药。”只因何义扬身份尊贵，不得不谨慎对待。

赤灵子道：“多一个人更好。”

李晶晶见何义扬丝毫没有感激，连声谢谢都不说，心里非常不满，嘴唇紧闭不再说一个字，跟三位老人行礼后便离开，直接去书房找了李炳。

“爷爷，我只能帮你治好慕容扬的紫癜，治不好他的小儿麻痹症。过了年，你就让他出府吧。”

李炳放下书卷，问道：“可是被他气着了？”

李晶晶摇头，轻声道：“那倒没有，我只是不想治好他，回头给府里惹来大祸。”

李炳把李晶晶拉到跟前，低声问道：“他能惹来什么大祸？”

李晶晶迎着李炳的目光，激动道：“他是皇后唯一的儿子，却不是太子。他的病要是好了，以他的性子，日后肯定不愿只做个王爷。他要是反了不成功，是我们府里救了他的性命，太子头一个恨的就是我们。他要是成功了，也不会感激我们。我们两头不讨好，何苦呢？”

李炳定定地望着比两个儿子都聪明的小孙女，心里感叹她为何不是个小郎，轻声道：“我们府里是奉了陛下之命给小皇子治病，名正言顺。太子是我的大弟子，视我为生父，日后绝对不会为难我们。”

李晶晶苦口婆心地劝道：“爷爷，人是会变的。太子以前是这样，以后就不知道了。”

李炳目光宠溺，把李晶晶抱到腿上坐着，微笑道：“我的晶娘，你也说了人是会变